

真挚情怀

怀念那片土地： 奶牛场后院的伟大声响

文 / 文剑



岁月笔记本

文 / 段小平

时光褶皱里的暖

南桥奶牛场，这条纵深五百米来的沟，是我家的亲情大本营，我大爸住在后沟，我外婆住在沟的中间位置，每逢过年过节，这条沟就不能不来，到了奶牛场对我妈来说，就算是回家了。

奶牛场不是主干道，这住的几乎都是当地村民、市民和后沟里的小部分黑户，除了运送饲料的拖拉机司机、奶场工人和挑担卖针线头脑的小贩外，也就沟里住户的亲朋好友偶尔走进沟里来。

也可以说，沟里的四季变化是分明的，走在沟里的人却大致是那些寻常而熟悉的面孔，我现在都能想来，那时，我姐就从这条沟的最深处走向大学，周五又从大学走回后沟，她走在沟里，内心是何等的荣耀呀，她是这条沟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女大学生，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。我大爸这位畜牧业干部，一身黑色中山装，胸前口袋里还插着一支钢笔，纯钢笔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他出沟是为了工作，大爸内心也是自豪而喜悦的，从三志沟的贫民窟洞里走来，最后成了国家干部，家族史背后是个人的奋斗史。大妈在各个地方都走着和大爸相同的路线，她从三志沟邻村的破旧窑洞里走出来，后来成了一名国家计生干部，她走在沟里往往没有大爸那般从容，她下班回家的路上，手里常常要拎着一个篮子，装着菜市场买来的蔬菜瓜果，里面是一家老小当晚的口粮。大妈的工作主要是与妇女打交道，性子雷厉泼辣又幽默随和，那会，家里有计生用品，我还以为是气球，便吹起来出门玩去了，大妈看到急的直跺脚，憨娃娃，快往回走，你叫外人看见笑话呀嘛，我说玩个气球笑话啥嘛，大妈不依，她在后面撵，我在前面跑，笑声溅在乱石铺筑的羊肠小道上，跑累了，大妈拉着我的手回山顶上那个有三孔窑洞的小院里。

我也能想来，逢年过节的，我爸这位青年屠夫手提几十斤猪肉来奶牛场了，这是给外婆和大爸的节礼。三姨夫会开着他那辆破伏尔加来奶牛场，破伏尔加是从三姨

口中最先叫出来的，三姨与三姨夫对象时的一天，三姨夫开车这辆来到国营三门市，接正准备下班的三姨，三姨隔着玻璃大门看到三姨夫站在车外，脸上挂着讨好与殷勤的笑，三姨眼睛一撇，开个啥破车呀，三姨夫说是伏尔加，三姨说真是那个破车，坐得多了，三姨把破车自然叫成破伏尔加，直至这辆车报废前，外婆一家人每次坐这辆车时，还总不忘对着车说一句，今天就坐破伏尔加了。

节日里的奶牛场清贫而丰盛，亲人们如潮水般涌进奶牛场，走在凌乱曲折的沟道上。你要是一个热爱文学的人，或者是一位痴迷于小说的读者，你在奶牛场的沟里，会经常发现一个脸盘大大的，身材中等偏魁实，戴着眼睛，时常叼根烟，走在沟道上，眼睛盯着前方，仿佛随时在思考的男人，他正是作家路遥。

路遥的胞弟住在外婆家的二楼，他经常来弟弟家，尤其在节假日，沟里的人只知道这个男人是作家，他的成就如何，他对中国文学将产生何等巨大的影响等，似乎并未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关心甚或关注，有时，三姨在外婆家的小院，一抬头看见正走在二楼楼道上的路遥，也就随口说一句，哦，作家又来了，那种口吻平常地就像谈论今天的天气一样，有时，更像是三姨看到路遥后，某种毫无实际意义的自言自语。

作为孩子，我和我哥、我弟就更不会关心楼上的大作家了，我们和路遥仅有的间接关系，就是路遥的侄子贝贝，一个和我年纪相仿，皮肤白白，脸盘大大，身材结实，眼睛小而气貌文雅男孩。家属院里和我一般大的也就贝贝、我哥和磊磊了，贝贝性子绵软，不爱说话，反倒能和我玩在一起。一次，我们几个在我哥的带动下，又打算去仓库，走近仓库，贝贝反悔了，不愿意把头盔套进大铁链里，此刻，我哥已在仓库里示意我们快点进来，贝贝不去，我也不去了，我哥也不强求，起身和磊磊等孩子们，又要在仓库的箱子间穿梭跳跃了。

我和贝贝在仓库边发现几个废弃的纸箱子，贝贝把我带到仓库后面的空地，空地临墙的一处是菜园。初秋的菜园已被翻整得看不见任何作物的样子了，卡其色的泥土松软潮湿，贝贝在菜园里捡来几根树枝说，我们来做家电吧。我负责将树枝插入泥土，贝贝则把箱子用手撕成大小不一的块状，再插进树枝的顶端，稍圆点的是风扇，方型的是电视机，高方型的是电冰箱，做好后，我们跑到小院外面的高坡上，看着坡下院子的劳动成果，哈哈地笑了，突然，远处传来一个声音，沉稳厚重，喊着贝贝。家属院二楼的窗户上，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朝我们这边喊呢，贝贝回家了。

也是一个初秋午后，阳光正好，我哥又计划带我们去仓库了，贝贝不去，我也不去了。我和贝贝坐在后院的一节树干上，贝贝穿着一件新上衣，是一件浅蓝色的牛仔服外套，我们就静静地坐着，正好等我哥等一帮孩子从仓库出来，这时，贝贝从脚下的沙堆里捏了一把沙子放在我鞋上，我也捏了一把放他鞋上，我们都笑了。玩了会，我把细沙子一把一把往他新衣服的肩膀上洒，沙子从他上衣落到我的裤子上，鞋子上，他并不拒绝，我们相视而笑，不一会，头顶正前方，家属院二楼窗户上的声音又出现了，有如低沉浑厚地男中音的声响，叫着贝贝。还是那位戴眼镜的男人，他无疑把我和贝贝的游戏全看在眼里了，可我往贝贝身上洒沙子时，这个男人并未制止，两个孩子之间的嬉戏，在他看来，实属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事情了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平凡的世界啊。

和贝贝玩沙子的那个明媚的下午，那个喊贝贝的声音，我记得很真切，贝贝微笑的面容，我也记得很真切，可是那个戴眼镜的男人，我对他的样子始终是模糊的，只有他发出的那种有力的声音，时常在脑海萦绕回响，那是来自平凡却不平凡世界里的声响，我知道，这个声响是伟大的。
(作者供职于西安公路研究院有限公司)

诗意人生

春天的脚步

文 / 张钰涵(六年级)

蝴蝶翻开新的篇章
柳条蘸着朝露
把云影天光
画成春天的模样

樱花忽然踮起脚尖
化身成浪漫的调香师
风一吹
整座城市都打了一个粉色的喷嚏

泥土里，嫩芽的铅笔
沙沙作响
记下拔节的密码
雨滴是顽皮的孩子
敲着每片叶子：
“叮咚——
春天要来听故事啦！”

纸飞机穿过云朵的迷宫
我们奔跑在成长的赛道上
蒲公英随风飘散
放飞彩色的梦想

(小作者系宝鸡交通局职工子女)



《幸福回家路》 作者：汪治国 交通运输部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

“四好农村路”主题摄影作品展

在路上

老赵的公路人生

文 / 薛政春

我与老赵相识于2009年的108国道改建工程，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那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庞，眼神里总是透着专注，仿佛周围的一切都无法干扰他对公路事业的执着。他总在一线，身影穿梭于施工现场的各个角落，那件已显破旧的工作服总是挂着汗渍，那是他坚守的印记。时常伏案的他，在简陋的办公桌上，对着图纸和文件仔细研究，眉头时而紧皱，时而舒展，手中的笔不停地记录着，那专注的眼神，就像一位雕琢艺术品的大师，不容许有丝毫偏差。话语不多的他，总是忙碌，匆匆的脚步似乎在和时间赛跑，却把每一步都踏得坚实有力，像是要把自己与公路紧紧相连。如今，他年事已高，再过几个月就要退休了，而我却对他却有些不舍。

闲暇时，我想为他的公路人生做个梳理，可他总是婉拒。我实在不忍就此作罢，便从同事口中探寻他平凡又不凡的公路人生。

1987年，老赵怀揣着对公路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坚定信念，毅然踏入基层一线养护道班。自此，一幅非凡的公路人生画卷在他眼前缓缓展开。那时，他进归来，决然地告别城市的繁华与喧嚣，投身到基层艰苦的养护工作中。一身橙色工作服，一条毛巾，一把铁锹，相伴他左右。驿

阳似火，酷热难耐的盛夏，阳光如同滚烫的银针刺向大地，空气中弥漫着燥热的气息，老赵的额头、脸颊上豆大的汗珠不停地滚落，打湿了他的衣衫，可他只是随意地用那汗迹斑斑的毛巾擦一擦，又继续手中的工作；寒风凛冽、冰天雪地的隆冬，狂风裹挟着雪花，无情地抽打着他的身躯，他的脸庞被冻得通红，嘴唇干裂，但眼神依然坚定。他有一双粗糙的大手，宛如神奇的画笔，每一道裂纹里都藏着岁月的故事，这双手，拿起工具时有力，修补路面时，精确地控制着力度和角度；描绘标线时，又变得那样细腻，就像是在为公路穿上一件精美的衣裳；检查桥梁时，他又能快速消除微小的隐患。他精心勾勒着养护的每一条路、每一座桥梁，为其倾注无数心血与汗水。

1991年，老赵凭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精湛娴熟的技艺，顺利进入机关养护股，挑起了小修保养工作的重担。在这个新岗位上，他对每一个细节都力求极致，不容自己有丝毫马虎与懈怠。他那深邃的眼眸，在查看每一处需要小修保养的地方时，还是那样敏锐，任何微小的瑕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他以严谨认真的作风对待每一次小修保养任务，不管是修复路面坑洼，还是处理车辙，

他都会先用洋镐仔细地清理坑洼周围的杂物，然后蹲下身来，几乎是脸贴着地面去观察坑洼的深度和形状，然后再精心调配修补材料，用铲子将混合料一点一点填入坑洼，每填一下都要用工具压实，确保修补的平整度；在更换损坏的护栏时，他会反复测量护栏的尺寸，检查新护栏的质量，让每一颗螺丝钉都拧紧到位，保证护栏的稳固性。他一丝不苟，力求尽善尽美。他的敬业精神赢得了同事们的一致尊重和高度赞誉，也为他带来了许多荣誉和奖项。

时光荏苒，如白驹过隙。2016年，老赵又肩负起新的使命，进入计划科负责养护工程计划工作。面对更复杂艰巨的任务，他毫无退缩之意，而是以更饱满的热情和更坚定的信念投身其中。那时候，他那稀疏的头发已经又白了几分，可眼神中的光芒却愈发明亮。他废寝忘食地钻研各种工程方案，在堆满文件和资料的办公桌前，时而翻阅资料，时而在电脑上计算数据，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他和这些工程规划。为确保工程计划的及时准确，他精心核算每一个数据，常常加班到深夜，办公室昏黄的灯光，映照着他略显疲惫却依然坚毅的身影，直至通宵达旦，黑眼圈和眼中的血丝是他付出的无声见证。

老赵不仅工作出色，还团结同事、任劳任怨、不计个人得失。他总是把困难留给自己，把便利让给他人。同事遇到困难时，他总是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。他也因此多次荣获先进工作者称号，他说，这都领导和同事们对他多年工作的肯定。

如今，即将退休的老赵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，加班加点成了他生活的常态。他常说：“临近退休，我还是要站好最后一班岗。”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，却充满力量，坚定的语气仿佛是对公路的誓言。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对公路事业的热爱与执着，也深深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。

老赵勤奋好学，曾通过自学获得了高级工程师职称。无数个夜晚，他在昏黄的灯光下，戴着老花镜，钻研那些专业书籍，时而眉头紧锁思考难题，时而露出欣慰的笑容领悟了新知识。他用行动证明，只要有梦想、有追求，并坚持不懈地努力，就一定能实现人生价值。

老赵的公路人生，像一首写满奋斗与奉献的诗，他对公路的深情，以及他与公路的故事，将激励更多像我一样的公路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拼搏奋进，写就多姿多彩的公路人生。

(作者供职于韩城市公路局)